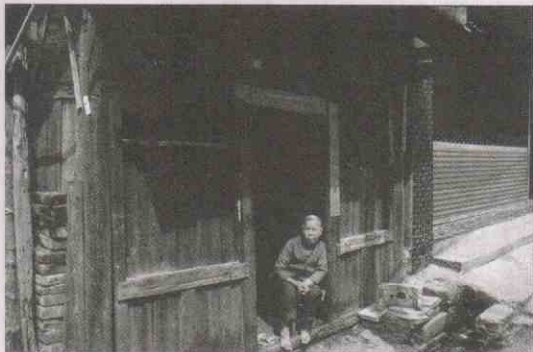


全球化監察

Globalization Monitor 第9期 2001/03



編輯室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兩性地位的不平等仍是無處不在。根據亞洲婦女協會的報導，香港女性從事「管理及行政」職級的只有20.4%；而政府的數據亦顯示，在一九九八年，香港的女性首長級官員也只有19.64%。至於低下階層女性的情況則更差。根據樂施會的報告顯示。在一九九九年的64萬名邊緣勞工中，婦女佔56.4%，而在貧窮勞工中，婦女更佔83.1%。

如果兩性在現今社會上是不平等的，全球化這種把市場競爭擴大到公共服務、福利政策等的趨勢對不同國家的女性又起著什麼樣的影響呢？

中國爲了發展其經濟，採取了出口導向的政策，設立了出口加工區來吸引外資投資，而爲了進一步讓資本家降低經營成本，工人的工作條件、工資以及組織工會的自由便被犧牲，這也造成從鄉村往城市的大型人口流動。而她們所遭遇到的剝削，無論是在身體上、工資上又或工作條件上，在今期嵐山的「血汗工場中的大陸出口加工區女工」一文有很詳細的介紹。而沙拉麻的「從人口遷移的角度看大陸來港的性工作者」則講述了大陸來港的性工作者的背後的結構

本期專題 婦女

- 1 編輯室
- 3 血汗工場中的大陸出口加工區女工
- 5 從「半邊天」到下崗失業——全球化下的中國國企女工
- 6 從人口遷移的角度看大陸來港的性工作者
- 8 種族、性別、階級的歧視；理解菲藉傭工背後的故事
- 10 全球化地圖：世界各國出口加工區狀況
- 12 終身學習可以改善女工的就業處境嗎？
- 13 女男在反全球化運動裡……
- 15 美.com

其他文章

- 16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從達沃斯到阿雷格里港
- 17 三月十四日國際反水壩行動日
- 18 世界經濟論壇與中國
- 19 婦女輝煌抗爭的一頁：三八國際婦女節的起源

性因素，當中包括本地性產業的需求、犯罪集團中間的操控、農村的極度窮困、邊防政策的轉變以及女服務員及工廠工人在中國所受的剝削等等。而「種族、性別、階級的歧視：理解菲藉傭工背後的故事」敘述了菲藉傭工在全球化下的故事。**這幾篇文章其實也反映了全球化下資本流動引致的人口流動，及資本在製造就業機會的同時亦製造很多針對女性的剝削和不必要的顛沛流離。**而女性往往因為對傳統家庭的承擔，使到她們願意肩負增加家庭收入的責任，離鄉別井找尋工作及作出就業的選擇。而本期黃月媚在全球化地圖中亦介紹了勞動婦女在加工區裏所遭遇的情況以及出口加工區怎樣成為全球化的工具。

林致良的「從『半邊天』到下崗失業—全球化下的中國國企女工」述說了中國為了符合全球化市場競爭的原則，使國企私有化從而削減了員工的福利，及當中女性的處境。另外顧齊的「終身學習可以改善女工的就業處境嗎？」質疑了香港政府跟風吹捧的「終身學習」方案究竟能否真正幫助到中年婦女就業。另外，面對跨國資本強烈吹谷的美容工業，身為女性又可以怎樣抗衡呢？馬蘭達的「美.com」便有相關的反思。

袁凱欣的「女男在反全球化運動裏...」，是從一個女性角度去反思社會運動中的男女權力關係。作為一股反全球化的力量，社運裏的兩性不平等會否導致反全球化運動的理念和行動，自相矛盾？

另外，今期施鵬翔的「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一從達沃斯到阿雷格里港」報導了最近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及場外反對行動的情況，以及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的民間會議。李育成的「國際反水壩行動日」亦介紹了這日子的來龍去脈，以及它和全球化的關係。最後，林致良的「世界經濟論壇與中國」繼續為我們介紹有關世界經濟論壇與中國的關係。

黎佩炎執筆



全球化監察編委會成員

Gerard Greenfield

Tim Pringle

林致良

袁凱欣

嵐山

劉宇凡

黎佩炎

譚駿驊

Stephen Frost

李育成

施鵬翔

陳敬慈

黃月媚

蔡建誠

盧恩聰

(按筆劃排名)

血汗工場中的 大陸出口加工區女工

嵐山

專題
婦女

一個大陸女工，15歲時要借身份證進廠工作，10年後的她，還是要借身份證進廠！

生於湖南一個農民家庭的芝蘭，今年25歲。由於家貧，弟妹要上學，15歲時便到了深圳打工。大陸勞動法例規定，16歲以下禁止從事受薪工作，所以她和很多未成年少女一樣，借了親友的身份證，進了一家台資糖廠工作。幾年後，她辭了工結婚，在家照顧兩個小孩。由於與丈夫離異，又不肯付贍養費，家庭經濟的重擔便落在她身上。無別法可想之下，她回到深圳，可是跑了很多家廠，都說她年紀太大，不招。25歲的她，唯有再借一個22歲同鄉的身份證，進了一家港資電子廠當臨時工。不到兩個月，這家廠趕完貨後，便將廠內三百多名臨時工解僱，芝蘭又步入失業軍行列。

芝蘭和千千萬萬大陸出口加工區（經濟特區／新興工業區）女工一樣，將最寶貴的青春出賣了給資本公司。

大陸的出口加工區聘用人數目是世界之冠。1997年全球建立了845個加工區，共僱用約二千七百萬工人。在大陸的124個加工區，卻僱用了一千八百萬工人，佔全球加工區工人數的六成多！

大陸吸引外資的「優勢」何在？

跨國資本在某地投資，最主要是

考慮哪兒能獲得最大的利潤，及投資環境是否穩定。假如大陸不是具備這些條件，也不會吸引到那麼多投資。香港資本公司也正是看中大陸工人工資很低，又在政府高壓下完全無權無勢的優厚條件，才會把工廠差不多全搬到大陸去。

雖然在1995年，大陸制訂了勞動法，明文規定工人得到工資、工時、就業、休假等保障，但大部份沒有落實，勞動部門對很多工人的投訴不與受理，甚或向工人施壓要工人妥協，這方便了外資對工人，尤其是對女工的剝削。

在新興工業區內，約有七、八成是女工。中國越是融入全球化經濟，女工作為女性、作為勞工、作為外來人口而受到的剝削就越多越重。

加工區女工處境

「女工好管」

筆者在深圳的工業區遇到一名正在找工作的男工，他說找工作很難，工廠可以的話都只招女不招男。問他為什麼呢，他很爽快地說：「女工好管！」這說法在加工區是很普遍的。實際上，在很多工潮或工人爭取合法權益的個案中，



雖然女工佔大多數，但帶頭的多是男工。由於在大陸社會，尤其是在農村，女性受著種種壓制，培養成慣於容忍，易於欺負，加上缺乏勞動法知識，就算跑了出來打工，絕大多數不懂，也不敢爭取應有的權益，成為理想的剝削對象。

工作時間長

加工區工人平均每天工作10至12小時，但在趕貨時，工人從早上8時工作至晚上10時是間事，工作至深夜一兩點也時有所聞。很多工人都受不了，但若不加班，又怕失去工作。這樣強的勞動量，真的只有十八、廿二的工人才頂得住，所以就算工廠沒有年歲限制，捱到廿五、六歲的女工，青春耗盡，也會覺得自己老，難以再承受那麼強的勞動。

找對象困難

另外，工業區女多男少，女工找對象困難。就算找到，假若不是同鄉，家人多會反對。若要結婚有些廠規定女工結婚後要自動辭工。就

算兩夫妻可留在工業區工作，絕大部份要分開住，就算是同廠，也要分別住在男女工宿舍，不能過正常夫妻生活。換言之，女工純粹被視為資本增值的工具；她們作為人的需要，只要其無助於增值，就可以被壓制。

工資低及得不到法律保障

生產線的女工一旦懷孕，辭工或解僱是必然的「出路」，企業不會對生育作出任何承擔。在亞洲的出口加工區中，大陸的工資是偏低的。以深圳為例，現時一線的法定最低工資是每月人民幣547元（1港元=人民幣1.27元；每週工作40小時計算），二線是419元。這遠低於香港工人的工資。可是，假如女工每週只工作40小時，絕大部份連最低工資也得不到。有的工資更低於200元，連吃飯也不夠。

工廠食住差，工傷事故嚴重

很多女工身體出現各種毛病。大部份女工有經痛。工時長、不能請病假、上廁所受限制、醫療費用高昂等（在深圳的國營醫院門診看病，每次連藥費起碼七、八十元），導致或加強她們的不適。約三分之一的女工偏瘦，除了少部份主觀希望瘦外（社會上普遍宣傳瘦才是美），大部份是由於工廠食住差、工作時間長、休息時間少及不適應新的生活環境有關。僅來了深圳不久的秋平，思念家中一歲的兒子，寢食不安，一個多月瘦了5公斤。很多女工有近視，尤其是電子廠女工。除了工場光線不足、工序耗用視力外，宿舍條件惡劣也有關係。更嚴重的是工傷（主要是斷肢）和化學品中毒、塵肺等職業病。為了微薄的工資，女工付出了健康以至生命為代價。



工人無結社權、沒有渠道申訴

全球各地的出口加工區，當地政府為了吸引外資，不少也實際上打折實行勞動法及大大限制工會權利及工人人權。但恐怕中國是最嚴厲壓制工人權利的國家。面對惡劣的工作條件、無理的廠規、工廠經常的拖欠工資、管理層的性騷擾等不合理狀況，女工敢怒而不敢言。這是因為她們得不到現存工會的保護，自己又不能組織工會，又沒有集體談判權，得不到勞動部門的協助，所以處處被欺負。正正這樣良好的投資環境，跨國企業才可對工人極度剝削。

戶口制度限制工人人身自由

另一樣影響女工爭取合理權益的是戶口制度。全世界出口加工區恐怕很少有中國那樣嚴重限制工人在自己國土自由遷移的權利的戶口制度。外來人口進入深圳一線要邊防證；在深圳工作要暫住證，費用每年300元，應由僱主支付。但很多僱主為了省錢不為工人辦證，或扣除工人工資作辦證費用。沒有暫住證，工人出街若被公安捉到，便要送走，這大大限制了外來工的人身自由。有工廠由於工人爭取權益，將他們解僱後，更召公安在廠門口等候，公安以他們沒有暫住證為理由，把他們捉了趕走。工人連半點

投訴廠方的機會都沒有。外來人口在社會福利、子女教育等都受到不公平對待。

女工為何離鄉別井？

面對上述種種問題，仍不斷有女孩子離鄉別井跑出來打工，為什麼呢？打了工兩年的燕玲說，雖然工廠工作沉悶，但總比「胸對黃土背對天」的狹窄的耕稼生活好一點，工資也會比農村高些。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低，化肥及工業產品價格高昂，加上各種苛捐雜稅，使農民不勝負荷。農村經濟破落，政府卻不願投資在農村。假如中國加入世貿，農業會受很大沖擊，估計會有近千萬農民失業，促使更多民工出來打工。

另外，燕玲認為出外打工可多少增加點見識，不像在村裡那麼封閉保守。雖然她現在的工資很低，只能維持生活，但她也不打算回農村，只希望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但是，如果工人的待遇和權利得不到普遍改善，再好的工作大概也好不到那裡。■



從「半邊天」到下崗失業

林致良

——全球化下的中國國企女工

中國在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背景
下，大量城鎮工人面臨著下崗失
業、福利保障削減和生活艱難。而
女性，作為當今社會男女兩性中的
弱勢群體，其中受到全球化的衝擊
特別嚴重。

在全球化底下，一方面，世界貿
易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
會等機構促使中國實行國有企業和
公共服務（如醫療、鐵路）私有
化，徹底開放市場，讓資本家更易
賺大錢；另一方面，中國統治集
團也主動推行私有化和削減福利以
配合全球化的需要，而把這個過程
帶來的一切困難和痛苦都轉嫁給勞
動者。而中國女工的處境正是一把
標尺，讓我們去量度中國融入全球
化的深度和對人民造成的打擊有多
大。

失業率高 再就業困難

李萍，曾經是北京一家比較
大的國營紡織廠的女工，三
次評為勞動模範，今年43
歲。身體不好，特別是
由於經常在擋車（負責看管一定
數量的紡織機械及產品質
量和產量的工作）前工作，噪
音造成聽覺稍有障礙，腎、
腸胃常感不適。在三年前下
崗，現在每月收入270元。
丈夫47歲，原某電器廠後勤
工人，現下崗，每月收入
270元。有一子，20歲，大
學讀書，住校，不常回家，
每年3000元左右的學費和近
4000元生活費，成為家庭負
擔，並導致兩代人關係比較
緊張。家庭住房條件差，只
有一間帶廚房的二十平方
米小屋，另有後面接出12平方

米左右給兒子居住。生活壓
抑，十分困難。（「一位下崗
女工的十八個小時」，中國
網頁「木子論壇」）

近年大批國企（包括國營和集體
企業，下同）女工失業下崗，就是
全球化造成的明顯惡果。全國總工
會1996年底的統計顯示，全部國
企工人中只有39%是女性，但下崗
工人中女性卻高達89%，約為560
萬人，而男性只佔41%，形成強烈
的對比。另據北京市婦聯去年的一
項調查，北京市下崗工人中，女性
佔51.3%，男性佔48.1%。這說明
國企在裁減工人時多裁女工，少裁
男工。

「五期」保護不再

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一個重要
原因是企業私有化後不想再負擔女
工生育哺乳時的假期和福利。「改
革開放」前，國企針對女工的特性
提供「經期、孕期、產期、哺乳
期、更年期」的所謂「五期保護」
措施，例如規定女工生育費用由企
業支付，產假期間的工資和獎金照
付。但是，近年中國融入資本主
義，國企也變成賺錢第一，認為
「五期保護」措施只會增加生產成
本，所以這套婦女保障措施也逐步
取消了。

也因為國企不想為女工提供保
障，所以女工的就業和再就業機會
比男性少。全國總工會女職工部
1997年對660家國企的調查發現，
近九成的廠長經理不想聘請女工
的原因是女工的生育哺乳會影響企
業的經濟效益。北京市婦聯去年的
調查訪問了52家國企，問題是「當
企業能夠完全自由聘請員工時，企
業願意聘請男工還是女工？」回答
只請男工的企業有16家，而回答只

請女工的只有2家。

女工湧向低工資、低技術 工種

因此，近年很多下崗女工大量湧
向那些低工資、低技術和非常規性
部門工作，例如當保姆、小販、打
散工等，導致婦女的經濟地位下
降。1987年，男女工人的收入
之比是10:8.3，到1998年這
一比例是10:6.2。中國婦女的
經濟地位，並沒有隨著中國走向
全球化而提高，反而明顯下降
了。



女工的家庭關係惡化

女工下崗後，還普遍導致親戚、
夫妻、子女關係惡化。全國婦聯
1997年的調查顯示，下崗女工受到
家人的冷落和歧視，有的甚至遭受
到家庭暴力或其它形式的虐待，或
者較多的出現感情危機。而且，過
往相對低廉甚至免費的教育、醫
療、住房等福利服務現在遭到政府
有計劃的削減和變成買賣賺錢的商
品，令下崗工人家庭百上加斤，下
崗女工要負擔更多家務和照顧家人
的工作。

紡織業女工入世後可過好 日子？

江蘇中恆紡織廠二紡廠細紗擋車
女工馬愛民：隨著一輪又一輪的
競爭上崗，我內心的震動愈來愈
大。……優勝劣汰，勢在必行，
自己總是被動應付不是辦法，弄
不好早晚要掉隊。……以前八小

專題
婦女

時幹完說回家，現在不同啦，八小時幹滿幹足後，積極練兵、學習安全、操作、質量知識……妳如果還是老樣子，那妳只有下崗！（「一個紡織女工的自述」，「中國紡織報」2000年10月8日）

有人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紡織品出口國，紡織業將有大發展，紡織女工（佔紡織業工人七成以上）將會受惠，證明全球化、貿易自由化對中國女工有利。

我們卻認為，即使中國入世後紡織品出口大增，也不表示紡織業女工有好日子過。其實，過去三年（1998-2000），中國紡織業為了準備入世，已大規模壓縮生產能量，裁減了116萬國企工人，平均每四位紡織工人就有一位被裁員。而且，政府更計劃未來五年再裁減33萬紡織工人。

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競爭

其次，隨著貿易自由化，巴基斯坦、越南、孟加拉等發展中國家紛紛壓低工資成本，拚命出口紡織品與中國競爭，例如巴基斯坦紡織工人的平均工資只是中國的66%，印尼的工資比巴基斯坦的更低，這種鬥便宜的惡性競爭結果只會拉低全球紡織工人的工資待遇。有人估計，中國將有四成左右的國營紡織廠，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紡織廠因經不起入世後劇烈的競爭而要倒閉。

最後，即使能保住職位，女工也要被迫在長期加班、勞動強度加強和工作壓力增加這種「資本主義的皮鞭」的驅使下拚命工作，正如上引那位紡織女工所明顯感受到的。

「彈性就業」不是根本出路

勞動及社會保障部發言人：要實行靈活的就業形式，可根據女性就業的特點，鼓勵和引導女性採取多種形式就業，如非全日制、季節工、小時工、彈性工作制等。（「中國婦女」雜誌，1999年第3期）

早在80年代初，中國就有人以提高經濟效率的理由主張「婦女回家」，來鞏固壓迫女性的家庭制度。今天，針對大量女工下崗和就業困難，政府所提出的解決辦法卻是發展所謂「彈性就業」，他們是否知道，這將使婦女的職業地位和就業狀況更加惡化，加深女性在社會中的從屬地位？！因此，中國女工爭取合理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的抗爭，也是中國和世界各地民眾反對全球化抗爭的組成部份。■

從人口遷移的角度看

大陸來港的性工作者

沙拉麻

自從九二年，中國加快了改革開放的步伐後，大陸來港的性工作者的人數便急速上升¹。本文嘗試從一個人口遷移的角度來剖釋這現象背後的原因及所牽涉的不同因素，希望能比較詳細的解釋中國性工作者在香港湧現的成因。

正如所有外地勞工的背景一樣，她們也是受本國不振的經濟驅使下離開自己的家鄉。但和其他的外地勞工不一樣的是，她們大致可分為受強迫或非受強迫下離開家鄉投入性工作這兩類。

販賣女性人口

前者的情況往往牽涉販賣女性人口的勾當，販賣女性人口即牽涉拐騙和迫使婦女當娼或做其他苦工。而一個已發展了性旅遊業的國家或

地區（例如泰國或一些國內的鄉鎮），則因為已結集了一班以販賣女性維生的犯罪集團，所以他們會有兼營販賣女性人口往別國的傾向，以求謀取更高利潤。而這些地區的人口拐賣情況亦會特別嚴重（Ucarer, 1999）。

不同類型的人口販賣集團

另外有關人口販子亦可根據他們不同的規模分為三類：有一些人口販子只是非法偷運少量的人，而他們販賣人口所賺到的錢也不是他們主要的收入來源。另外是一些小型的人口販賣團體，這些集團也不會違反太多的法例，而只是定時把人口從一國運往另一國。而較嚴重和大規模的是一些國際人口販賣集團，他們會牽涉入很多不同的罪案

裏，例如製做假護照、偷取護照等、假冒護照等，並有很靈活的組織。

邊防出入境措施的轉變

香港的情況是，早年因為邊防出入境手續較繁複和嚴密（因那時尚未回歸），中國婦女來港當性工作多涉及較大型的犯罪集團。但隨著近年來邊境的進一步放寬（香港現每天簽發二千張雙程証），現在的集



團便只需為有關女子辦妥申請雙程証，讓他們以旅行或探親的形式下來，便能安排婦女替他們服務²。

婦女與犯罪集團的關係

而其中這些婦女有多少是在知情或不知情下來港作性工作、或是否受威迫下來港，雖無確實的數字，但情況似乎是這幾種可能性都存在³。有報導表示因性服務業的利錢高，所以不同的犯罪集團對這行業也很看重⁴。由它們操縱的性工作者每次交易賺來的錢都必須和他們「分拆」。通常最初的一百至二百次交易都要用來支付集團安排她們下來的費用。而之後的交易則是以性工作者三、集團七的方法分賬。而這批由集團安排下來當性工作的女性多由集團分佈到位於油麻地、旺角等地方的卡拉OK、桑拿浴室、指壓中心等。在一般情況下每次交易是二百五十至三百元，每天可能有十至二十宗交易。

性工作者和人口流動

而另外一批由同鄉、親戚或朋友的穿針引線下，南來香港或澳門的性工作者；則不靠由組織的集團作中間人安排來港和工作⁵，只靠自己作出安排。這一班性工作者的背景和經歷；在紫藤的一本有關在港的大陸性工作者調查報告中，有很詳盡的記錄。但值得一提的是，她們全都不是由家鄉直接下來香港的；而是先到南方沿海城市如廣州、珠海、深圳等地。這和現階段中國內部人口流動的大潮流和方向是相吻合的。據Asia Migrant Centre的數字顯示，一九九九年中國便有一億二千萬的內部流動人

口(internal migrants)從農村流入城市。而驅使這班大部份是來自湖南、湖北或其他內陸地區的性工作者到沿岸城市找尋工作(不一定是性工作)的其中之一個重要誘因，便是因為湖南近年慘遭水災，以致當地的農田及房屋均被淹沒。而當地賑災的工作又懷疑因貪官中飽私囊，以致未能為當地人民解困。人民只能靠自己想辦法重建家園。一班在鄉間找不到工作的婦女很自然地便隨著大勢，到沿海城市去投靠同鄉尋找工作。而因為她們其中有一批實在急需在短時間內賺取一筆金錢以便替家人蓋房子、買種子、養孩子或償還債務等，所以有些在離鄉時或南來後都打算要從事性工作。

不做性工作也要接受性騷擾

另外縱使那些最初沒有打算從事性工作而投身其他行業的，例如做美容、酒店、酒樓等入製造業的例如製衣、製鞋等。她們都會遇到很差的工作環境和待遇。在服務業的可能要忍受嚴重的性騷擾⁶；而在製造業的則可能要在工廠每天工作十三小時，而每月工資則只有數百元，她們在製造業面對的惡劣工作環境，本期嵐山的文章有很詳細的說明。

南下香港的「個體戶」

另外那班在珠海等地已有性工作經驗的女性，南下來香港的原因則是因為兩地工作的回報實有天淵之別。在深圳一日她們可能只能賺到150元，但在香港一天因她們可有較多生意，所以可賺多十倍的收入，這即是說從事性工作作為解決經濟困境的方法，某程度上是確實可行的。況且因為她們是靠同鄉給予的資料或協助，自己安排簽證、住宿和工作的；所以，儼如「個體戶」般她們能把大部份賺回來的金

錢據為己有而不受集團在中間的壓榨。

本文嘗試以一人口遷移的角度分析造成大陸來港性工作者在港湧現的原因。本文未有從人權角度討論性工作權的問題，但相信從人口遷移的角度來看性工作者會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她們的處境。■

參考：

紫藤 (2000) 有關中國大陸性工作者之調查報告

Ucarer, E.K. (1999) "Trafficking in Women: Alternate Migration or Modern Slave Trade?" in Meyer, M. & Prugl, E. (ed.) Gender Politics in Global Governance. United State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註釋

¹ 星島日報，29/12/99；去年頭九個月，警方共拘捕二千四百八十名性工作者，而其中有八成半為內地女子。

² 據東方日報3/11/2000的報導指出，內地性工作者有三成是以探親名義持雙程証來港，三成透過「香港遊」，三成持中國護照到香港過境，餘下一成則偷渡來港。

³ 太陽報，01/11/2000。

⁴ 有報導指因這行業「較安全及穩定」，警方亦難於搗破賣淫集團，而刑罰亦較其他罪行輕，所以在近年經濟不景下，他們都著意發展此類「生意」(新報，30/10/2000)。

⁵ 雖然紫藤的調查顯示可能有接近四成的大陸在港的性工作者是由一俗稱「雞頭」的第三者為他們作住宿、申請護照等的安排。而他們也通常是這些性工作者的男朋友，並且沒有做其他工作。

⁶ 因為服務業的女員工會接觸很多的顧客，她們會遭「言語上的輕薄」，「身體上不必要的觸碰」，「甚至是性服務的要求」(紫藤，2000)。

理解菲籍傭工背後的故事

根據去年一個關注國際流動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的報告，全球大約有15億自願或非自願的流動勞工(migrant workers)或外勞。其中大約有47.5%為女性。做成有這麼大批的女性勞工遠走他鄉、尋找工作的原因，其一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形成了一國際性的勞動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即一

方面它造成發展中國家以出口導向經濟為其主要發展模式；另一方面已發展國家中的一些城市一面轉形為金融中心，一面卻仍需吸納大批外籍移民來從事下層服務行業或一些製造業的工種。而後者因要和發展中國家的製造業競爭，所以工人待遇均被壓低，亦令本地人民不願從事。

而因為在轉型成金融中心的城市中需要一大批專業及管理人員，因此一班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亦被鼓勵去投身一些專業。而為了進一步把她們從傳統的家庭主婦及家庭照顧者的角色中抽身出來，這些地區政府便引入一批女性外籍傭工，讓這批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外傭頂替那班專業婦女的家庭主婦角色。香港政府便在一九

七五年引入了統一的僱傭合約予外籍女傭以便更有效地管理其中的僱傭關係。

而這就是菲律賓近十年來大量輸出女性勞工往發達國家包括意大利、加拿大、美國、香港、韓國、台灣等130多個國家的大背景²。根據Asian Migrant Centre(亞洲流動勞工中心)的二千年年報所顯示菲律賓現時有大約有9.4%的人口在外打工，即七百多萬人，而當中大約一半是女性，而其中三份之二是女傭。在外打工的人口在一九九八年為國家帶來72億的外匯，而正是這筆可觀的外匯收入，令菲律賓不致於如其他亞洲國家般在金融風暴中經濟被全面摧毀。

黎佩炎

兩位菲籍傭工 Welmer 和 Lori 的故事：

如很多菲律賓女傭一樣，Welmer 有自己的專業。她曾是一位接生員。但在菲律賓作接生員她賺大約四千披索，即只大約一千港元。九三年她在香港打工的一位親戚的老板，有一朋友因為太太將要臨盤，所以想請一位懂這方面知識的菲傭來作照顧，於是 Welmer 的親戚便問 Welmer 有否興趣來香港打工，Welmer 說當時因「curious」，並且看到別人打完工回來好像很風光似的，所以也想來香港一試。但到底她是好奇甚麼呢？她說是因為別人好像打完工回去便又買車又買屋，所以也想一試。而當時據她說要建一間屋大概要二十萬披索，即五萬港元。所以說起上來 Welmer 也同意其實這也不算很多錢。

Welmer 現在已離開菲國達七年了，雖然她已結婚，但說到她與丈夫的感情，她就停了停，像有點難以啓齒。旁邊的朋友則

替她說道，「Welmer 的丈夫在她出來打工後便走了，現在也不知那裡去了。」一面說著她們一面說男人們都是沒有良心，妻子出外辛苦工作，他們仍是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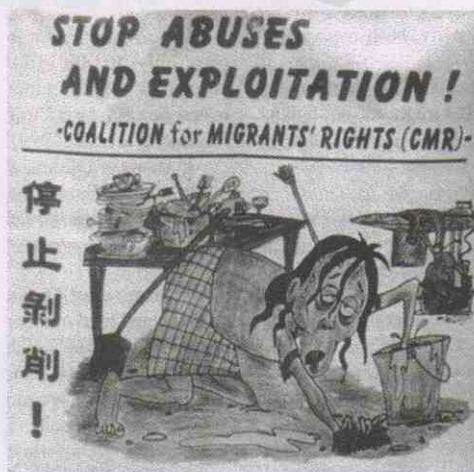
Lori 也是已婚。來港已有七年，來港前曾是老師。為了來香港打工，她特意請丈夫帶同子女回鄉間她的父親裏居住。因為她不放心留下那只有二、四及六歲的子女在馬尼拉這充滿危險的城市。到現在她說她仍是很掛念年幼的子女，但「爲了要提高生活質素，並且想要為子女提供較好的教育」，所以便咬著牙關來了香港。來港後不消一年她便為家裏建了屋子。為了讓孩子進入私立學校，她便繼續工作下去。但要和自己年幼的子女分離到異國替別人照顧孩子的滋味一點兒也不好受，說著眼泛著淚光的她便說不想再提子女的事了。

Welmer 和 Lori 的例子其實並不罕見。很多在香港打工的菲傭們都有高中或大學程度，和擁有自己的專業如牙醫、老師、接生員等。她們亦大多已婚並擁有自己的家庭及兒女。但由於國內的薪金相比國外實在太低，加上看見一些同鄉回來的風光、對外面發達國家的好奇、以及改善自身家庭生活質素的強烈願望；這種種原因都促使她們甘願離鄉別井，千里迢迢的離家當女傭。

但一些女性主義學者留意到其實很多能出外打工的菲傭本身的家庭負擔（即照顧孩子及照顧長者的傳統女性「責任」）其實已落在一班不能往外地打工、因她們連往外地的費用也負擔不起的本地婦女身上³。換言之，再生產勞動即那些延續勞動力的工作，包括生育（生育兒童以成為未來的勞動力）、撫養、教化兒童的工作、照顧家庭成員、打理家務等，便一層一層的下移到一批經濟條件越見差、或種族上被視為次一等的女性身上。女性主義評論者稱此為再生產領域上的國際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reproductive labour）。而在發達國家的核心家庭裏，傳統兩性分工的不平均，以致家務勞動（又即再生產勞動）集中於女性身上，並因此視女性為從屬於家庭，從屬於男性的觀念，不但沒有因為女性出外工作而遭到質疑；相反，兩性關係的不平等所做成的問題卻以剝削另一種族和階級來解決，亦因此兩性的不平等反能安然無恙，繼續延續下去。■

為什麼菲律賓要不斷輸出自己的人民作外勞？

菲律賓自1962年起便聽隨美國、世銀和國基會的建議，將原本採用的進口取代(import substitution)工業化發展模式一轉變為結束國家操控，讓市場完全自由化的模式。自這時候開始，菲律賓原本一片光明的經濟（1960年時，菲律賓的經濟在亞洲區被公認為是僅次於日本）便跌入負債的深谷。而之後在1980年該國實施由世銀和國基會支持的結構性調整計劃(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試圖挽回該國一蹶不振的經濟。但結果是，它只加深了該國工人的困境。該國的失業率由1980年的10.9%增至1983年的16%及就業不足率（此處指每天工作少於四小時的時間）38%，而至1986年，失業率更高達20%，就業不足率則是40%（Sparr, 1994; Scipes, 1999）。而因為菲律賓反覆不定的經濟情況，自七十年代開始，便有大量勞動人口出國打工，以賺取外匯來維持生活。



註釋：

¹ Sassen, S. (1988) *The Mobility of Labour and Capital: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labour flow*. Cambridge: Cambridge.

² Parrenas R.S., (2000) "Migrant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Reproductive Labour", *Gender and Society*, Vol 14, No.4, August.

³ 同上

參考資料：

Scipes, K., (1999) "Global Economic Crisis, Neoliberal Solutions, and the Philippines." *Monthly Review* Vol 51, No.7, December.

Sparr, P.(ed.), (1994) *Mortgaging Women's Lives: Feminist Critiques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London: Zed Books Ltd.

全球化地圖

世界各國出口加工區狀況

黃月媚

1997年美國名牌Phillips-Van Heusen屬下500人工廠的工人組織工會，成功爭取加薪。1998年賣方關閉工廠，工人失業。

墨西哥

廠家經常要女工驗孕。懷孕者都被辭退或被資方迫走，例如強迫懷孕女工做夜班，不許她們請病假等。有些廠家要女工出示用過的衛生巾證明無懷孕。

危地馬拉

薩爾瓦多

強迫女工服食避孕丸。

洪都拉斯

強迫懷孕女工墮胎。

加工區內嚴禁工人組織工會及罷工。

孟加拉

工人不准罷工。1993年一位工會組織者因此被謀殺。

斯里蘭卡

菲律賓

一位工會組織者說：“由於工人長期加班加點，我連同工人說話也很難，因為我邊說他們邊打瞌睡。”

中國

廠內單身宿舍制度使年輕夫婦沒法住在一起，很多要在野外交歡，有女工被流氓打劫輪姦。

越南

為麥當奴製造玩具的Keyhinge工廠長期強迫工人在惡劣環境中工作。1997年有毒溶劑及缺少通風設備使200工人中毒，其中25人情況惡劣。

參考資料：No Logo, Naomi Klein, 2000, chapter 9.

全球出口加工區的地域分佈(1997年)

地區	總數目	主要國家
北美	320	美國 213 墨西哥 107
中美	41	洪都拉斯 15 哥斯達尼加 35
加勒比海	51	多明尼加 35
南美	41	哥倫比亞 11 巴西 8
歐洲	81	保加利亞 8 斯洛文尼亞 8
中東	39	土以其 11 約旦 7
亞洲	225	中國 124 菲律賓 35 印尼 26
非洲	47	肯雅 14 埃及 6
太平洋	2	澳洲 1 菲濟 1
總數	845	

出口加工區

是全球化的工具？

黃月媚

在過去40年間，出口加工區成為全球化的新寵兒。它不但被視為創造就業，解決失業問題的靈丹妙藥，更被視為擠身先進工業國之列的捷徑。雖然至今沒有一個成效顯著的出口加工區，有些更從未“起飛”，但全球各國建立出口加工區的速度有增無減。有一點令人懷疑：如果每個國家都爭相建立加工區，拼命把產品出口，試問有誰能把全部產品賣去呢？

另一個問題是加工區所創造的是怎樣的就業機會呢？

各國為了吸引外資來加工區投資，爭相提供各種優惠，除了推出更多更

長期的免稅優惠之外，更放寬甚至禁止執行當地勞動法及工會法來迎合外資，結果加工區內的勞權與基本人權受到嚴重踐踏。有些國家更公然在區內明文禁止組織工會及罷工以作招徠。

加工區的工人受到極度剝削，很多連溫飽也達不到，更不要說可以透過儲蓄、進修及晉升來達到社會流動的效果。他們的工資低得根本沒有能力購買他們自己生產出來的東西，尤其那些在外判制度最底層的家庭外發工（大多是女性），她們成為最不受保障，最難組織起來的一群。

有些人常說我們已進入後工業社會，而且愈來愈中產階級化。不錯，個別工業國家的製造業雇員的比例可能有所遞減，但在全球範圍的絕對雇員人數而言，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在不斷增加，只不過集中在第三

世界的出口加工區而已。

1973年，北方工業國有1億1千2百萬人在“工業部門”就業，94年增加到1億1千5百萬，其中三分二雇員是時薪，任非指導職位的藍領工人。在南半球增長的數字更明顯，工人受雇數目由80年的2億8千5百萬上升到94年的4億零7百萬，其中出口加工區佔2千多萬，女工佔90%。可見工人階級的數量不斷上升，而非某些人所說資本主義促進中產階級化。世界工人數量沒有減少，只是大量勞動密集型的工作從發達國轉移到第三世界，這事實本身亦說明新的全球分工是以超級剝削第三世界勞工為前提的。■

參考資料：Workers in a Lean World, Kim Moody p.166

終身學習可以改善女工的就業處境嗎？

顧齊

專題
婦女

近年在本地有關社會政策的討論中，一個甚響塵上的觀念是「終身學習」。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是近年推銷終身學習這個觀念最積極的國際性機構。簡單地說，在經合組織的「活躍社會」藍圖中，「積極投入就業市場」被喻為是個人及群體的美德：個人應為自己的生活質素肩負起最大的責任，應該勤奮上進，透過終身學習，保持自己的「可僱性」。在社會政策方面，這意味政府必須大幅改革社會保障制度，例如加強審查和削減福利，以免挫傷個人的工作動機，造成對政府的財政依賴。

所謂「終身學習」

特區政府近年不斷強調「終身學習」的觀念。在去年十月十八日的立法會議上，教育統籌局局長羅范椒芬就「邊緣勞工貧窮化」議員議案致辭時，更指「導致低收入及貧困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部分是部分人士教育水平不高，亦未經

專業訓練，無法適應本港經濟結構轉型的需要...要紓緩「邊緣勞工」的困境，首先要改善基層勞工供求失衡的根本問題；而治本的辦法，必須從教育及再培訓入手。」「...提高教育水平，掌握終身學習的能力，使基層人士能力爭上游，始終是脫離貧窮的上策。」在該次會議上，羅太拒絕修改勞工法例對「4.18」¹的規定和引入年齡歧視法，但卻極力推銷再培訓局的課程和綜援的「積極就業援助計劃」，正好符合了經合組織近年的強烈主張：以職業訓練計劃和收緊社會保障措施取代對勞動力市場的規範。

中老年婦女的苦況

香港現時不少中老年女工曾在製造業工作十多二十年，早年往往因為要維持家庭生計而被迫輟學，工廠北移後能夠成功轉業的多是大量流向服務業中的低薪低保障的工種，如辦公室和屋村清潔、雜工等。這些工種不少是臨時和兼職性質。部份婦女在需照顧子女、長者和需兼顧家務的壓力下，也被迫選擇工資和法定福利遭嚴重剝削的工作環境。市場職位的文憑要求與年齡歧視，加上家庭照顧工作的多重掣制下，這些婦女發現她們要脫離只有可恥回報的低階職位，困難重重。

女性貧窮勞工比率高

根據樂施會較早時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九十年代香港的邊緣勞工數目大量上升，而女性更容易成為邊緣勞工。在一九九九年的64萬名邊緣勞工中，婦女佔56.4%，而在貧窮勞工中，婦女更佔83.1%。

終身學習的諷刺

上述這批只有初中或以下學歷的中年女工似乎是最需要終身學習的一群，使她們提升技術及能力，脫離服務業的低薪工種。諷刺的是現時在用者自付的大趨勢下，各正規教育機構，例如各大學的持續教育部及職業訓練局，均集中發展那些專業資格或專上學歷訓練，收生的學歷要求亦逐漸提高至中五甚至中七。而再培訓局的課程多是短期、上課時間缺乏彈性、缺乏學歷評審機制的認可等，這些缺點早已成為垢病。

但更重要的問題是：就算女工加強個人的「競爭力」（如學習使用所謂「資訊科技」），是否等同改善這些女工的就業處境？

女性從事的職位面對的「挑戰」

大部份響應政府「終身學習」呼籲的社會服務機構和學者，均沒有對帶有性別歧視的就業結構的基本趨勢作出應有的分析²。事實上，所謂「資訊經濟」恐怕只會提升一小部份人士工作上對知識的要求，但同時卻製造大量不需要特殊知識的低薪低保障工種——而女性將會遇到最大的剝削。正如政府較早時公佈的人力資源報告指出，文員職位（亦是很多女性從事的職位）在未來五年將受到辦公室自動化所威脅



而萎縮，其他傳統上以聘請女性員工較多的職位如「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和「非技術工人」等，最常遇到的「挑戰」，並不是如經理或專業級等以聘請男性為主的高階職位般所遇到的，「增加使用電腦及其他儀器」和「職位要求提高」等問題；而是「人工減少」。香港女工將發現服務業的低層文職——以前這類職位經常被以爲是「可能有」晉升機會的——越來越非技術化，而工資被不斷壓低的散工、臨時工和兼職工卻是僧多粥少。

加上前述僱主的年齡歧視和婦女需兼顧家務的重擔，這些都不利於女工就業的選擇。可見香港女工所面對的就業貧窮處境，恐怕只會在

所謂「知識社會」下持續惡化。

結論

在「終身學習」的堂皇政治口號和社會服務機構的和應下，我們可以預計香港會有更多女工要不斷奔走於種種再培訓、「自我增值」的成人教育課程中（如學習上網）。在僱傭關係越發彈性化、職業保障每況愈下的趨勢下，女性將成爲工商服務業的廉價勞動力，遭老闆不斷剝削；而政府則繼續透過私營化、外判化和削減社會福利的政策爲這種趨勢推波助瀾。■

註：

1 現時一名僱員連續四星期每星期至少工作十八小時，才能依法獲得如休息日、假期、遣散費等基本福利。

2 這裏主要是指就業結構裏的性別分隔，指的是某些工種或行業成爲（或被認爲）是只適合於某個性別。例如幼稚園老師、護士、空中服務員、秘書、清潔工等便往往被認爲是女性的工種，而因爲它們成爲（或被認爲是）女性的工種，它們的待遇便會被調低（因爲女性通常被認爲是不需要肩負家庭的經濟負擔）。

女男在反全球化運動裡……

袁凱欣

《全球化監察》這一期挑了「婦女」議題來講，但我們都知道，兩性不平等的問題其實在很多地方和場合都會發生。因此，在討論全球化對兩性角色的影響時，同樣值得我們去反思的，是我們所說的一種兩性不平等有沒有在反全球化運動或其他社會運動中給伸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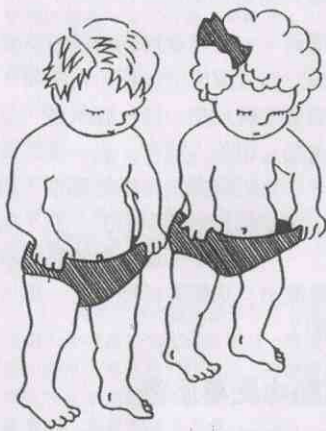
在我們講兩性平等的時候，不要忘記，社會運動的參與者所提倡的，就是要反抗一切形式的權力剝削，其中當然也包括了性別間的剝削。而反全球化運動作爲社會運動的一部份，也順理成章應該關切其運動中的性別問題。

舉一個南韓的反全球化運動例子，我們就可以看見，即使運動中的訴求是何等進步，傳統社會的兩性不平等仍然會發生。

南韓的工人運動¹

在一九九八年八月現代汽車的運動中，工人因公司架構重整而面臨著被解僱的危機，工會代表因而與資方進行多月的談判。在男性主導的工會領導下，「勞資雙方」最後竟達成協議：資方若要解僱員工的話，最先可以被解僱的，應當是飯堂內的女工。可是，這班女工雖然只佔整間公司總員工人數的百份之零點四，但在被解僱的二百二十七名員工裡面，她們卻佔了一百四十四名，即超過一半以上！誰會想過這班年屆四十至五十歲的女工，還是家中的經濟支柱呢！

還有的是，當這個現代汽車的工會接管了公司的飯堂後，他們竟也做著從前資方會做的事——包括強迫女工修讀一些關於人力資源管理的講座。而且，這個工會並沒有確



認過這班女工友的權益和她們的邊緣位置，有時甚至會向她們施以暴力。

這個事件可悲的地方是，工會本應是與工人（不論女或男）站在同一陣線的，但現在竟成爲了背叛一班女工友的地方。工會中的人（主要是男性）不但以爲犧牲了這些女工就可以「救」得到其他男工，甚

至會認為這些女工的抗爭不過是出於自私心態而看不起她們。結果，女工不但要面對公司的剝削，還要面對本應是戰友的工會的剝削。

其實在南韓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裡，女性活躍份子都會受到形式式的歧視和剝削。女性被認為是甚麼呢？「女性是屬於家庭的」，因此，「出來」攪運動的女性便經常同時面對家裡繁重的工作，而要在兩方面取得平衡。「女性是適合處理瑣碎的工作的（而這些工作是會貶低男性的）」，因此有些團體內的男性會專門聘請女工來擔任影印、接電話、茶水等工作，但在組織工友的時候又不把這些女工友看成是「真正」的工人，以致女工友的參與極其有限。

「女性是弱者、需要受保護」、
「男性才是真正的抗爭者」，因此在抗爭的行動中，擲汽油彈一類的事就不容女性去做。「女性是感性而非理性的」，於是很多女性並不能參與組織決策的工作。

可見，一些對女性的偏見經常成為婦女自我解放的障礙。在南韓，更嚴重的情況是，在一些所謂「社會運動」中的「盟友」裡，竟然會有一些人認為對女性的性騷擾不過是在艱辛的政治鬥爭裡的一點「慰藉」、「調劑」，還大義凜然地說這是團結女男間友伴關係的一種方法呢！

運動中更要反省

以上南韓的例子是一個反證，讓我們看見社會運動中也有性別不平等的問題。我們不能忽略一個事實：兩性不平等的問題無處不在，父權主義也會在講求平等公義的社會運動中重現。在南韓的例子裡面我們可以看見很明顯的由父權社會而來的性別分工差異，但有些時候，兩性的不平等未必如以上的例子那樣顯而易見，但卻又實在的給伸延或轉型。例如有些時候，即使

在性別分工層面上，女性能擔當某些強勢主導的角色，但同時有些人會形容這些女性很「男性化」——這種強加於女男身上的角色定型是何等的吊詭呢。

所以，即使兩性關係在表面上較以前平等了，一些根深柢固的想法也不容輕視。社會上很多觀念是我們從小到大一點一滴培養出來的，稍一不慎，女和男都會掉進性別角色定型的框框。

這些反省在社會運動裡面從來都是重要的。因為社會運動講的，是要撤除種種形式式的剝削、偏見及不平等關係，是以如果社會運動不能解決兩性不平等的問題，那麼這些對女性的歧視甚至侮辱，不只是抗爭中的污點而已，更是顛倒抗爭終極意義的事情。而且，倘若社會運動中亦存在著兩性間的不平等，那只會造成運動的內部分化甚至分裂，遑論團結起來抗爭。

故此，我們需要無時無刻的警剔和反省，「性別」這種女與男之間、自己和別人之間的權力關係。想想看：作為女性，你有沒有曾經暗暗覺得自己並不如身邊的男性朋友一樣有自信？作為男性如果覺得自己不如一位女性時，是否無奈地覺得沒面子？最日常的關係、最細微的地方往往就是顛覆我們社會觀念與價值的重要基地，無論是你否投身社會運動也好，我們亦應無時無刻反省這些權力關係，努力改變當中的不平等呢！■

¹ 資料來源：PICIS NEWSETTER #79

註：有關南韓的工人運動，由於筆者未能覆核其他資料來源，如有錯漏，歡迎指正。



由古至今，差不多每個社會每個文化都有一套對女性「美」的標準；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亦有其特定的演繹方式。在中國有我們熟悉的三寸金蓮，女性自小便受盡纏足的折磨，足部被布條緊緊的包裹以致不能正常發展。在十八世紀的西方就崇尚沙漏型的線條，女性的腰肢不可超過十八吋。其方法是用一件緊身內衣(corset)把腰部束著，在日積月累的強行壓迫下，有不少女性是因肋骨過度受壓肝臟被刺傷而死。

雖然很多人會說廿一世紀的女性已從這些不人道及違反「自然」的社會標準中解放出來。事實是，今天加諸於女性身體的操控用了另一些表現形式，甚至是利用部份婦女改善了的經濟地位，絕不見得現代女性能完全擁有身體的自主權。

近這幾十年，我們看到原先存在於不同文化對美的標準漸漸被消弭，代之而起的是一套以西方標準作主流的定義。無論是西方社會或是第三世界國家，模特兒和選美比賽的女性都是根據一個統一標準選拔出來，我們從各種媒體看到的全是幾乎一模一樣的樣板娃娃。她的先決條件是瘦削、有白皙肌膚，她必須年輕，臉上沒有一絲皺紋或斑點，其他特徵包括豐滿的胸脯、高挺的鼻樑。

在上述這種現象背後強力地推銷這種虛假的完美形象的，是龐大的跨國美容工業。在1994年，單是全球十大化妝品公司的總銷售額已有467億美元，而這些化妝品公司絕大部份是歐美企業；另外，有市場調查公司估計，同年瘦身減重工業的市值大約為32680億美元。根據美國零售業在九十年代初的統計發現，美國人每分鐘花掉4566美元去買1484支口紅，花掉6849美元去買1324支睫毛膏、眼影膏、眼影筆。每過一段時間，美容工業使用各種「新科技」巧立名目，推出層出不窮的瘦身護膚美容產品，製造一種潮流。護膚用品先後興起過維他命E、果酸、骨膠原蛋白、羊胎素等；而瘦身減肥產品則普遍標榜著「健康食品」「排毒消脂」作招徠。

近年興起的健身室及SPA，消費動輒數千元，婦女顧客明顯佔了大多數。這些五花八門的產品是為了說服女性這些產品可以幫助她

們向「完美」更邁進一步，使人人相信只要自己買得多，便能徹頭徹尾容光煥發，脫離胖醜的行列。

當然，美容工業的成功，其實是因為得到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由美容工業推出的這種「商品標準化的美麗」，紛紛被電視、電影、雜誌吹捧為代表聰明、自主、性感、健康、時尚，有吸引力。美容工業利用大量的廣告來不斷提醒女性她們身體的「不完美」，全球最大個人護理/化妝護膚品公司P&G花在廣告的費用一年可高達550億美元。在豐厚的利潤前提下，傳媒不厭其煩的複製一個個身高五尺八寸卻不足一百磅的(骨感)「美人」；藉著各種媒體不斷重複宣傳「胖/醜/懶/笨」的刻板形象，像Kate Moss這般瘦骨嶙峋，像患有厭食症的模特兒竟可成為潮流。傳媒更爭相報導有關女星減肥成功的新聞，而選美比賽中偶爾有身材比較健碩的參賽者，即被譏諷為「象腿」。相應地，「肥胖」已順理成章等同「核突」「肉酸」。這種對「美」的定義及對女性身體的價值觀早已滲透我們的文化。

現代女性普遍都受過教育，愈來愈多女性有自己的事業、已不需要依賴婚姻中男性所提供的經濟支持。美容工業的市場策略亦看準女性的經濟能力，由「女為悅己者容」轉為強調女性「自主」的生活態度，不為取悅別人卻是為了取悅自己，可見經濟獨立並未使女性從父權制度解放出來。而且，女性要在事業上得到突破及成功，「美貌」顯然仍被視為一個重要的標



另一個世界

施鵬翔

每年的一月，瑞士達沃斯都聚集了千百名跨國企業的總裁、各國重要官員及各界精英，前來參與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簡稱WEF）的年會。原來以冬季滑雪勝地聞名的達沃斯，現在成為跨國企業的俱樂部，變成「全球化」的代名詞。在今年，達沃斯又添了一個新形象：警察國家。

事緣多個歐洲的民間團體於 WEF 開會期間，在場外召開一個會議，名為「另一個達沃斯」，以強調與 WEF 會議的分別。「另一個達沃斯」的主題除了批評全球化外，更討論到建立一個有別於全球化的世界秩序的可能，包括全面改革不民主的國際機構、規範投機性的資金流動、建立公平的國際貿易制度等等。在舉辦會議之外，主辦團體亦計劃於 1 月 27 日舉行示威，抗議 WEF 所推動的跨國企業霸權及自由貿易制度。

主辦團體雖然表示示威會以和平方式進行，但瑞士警方卻顯得大為緊張。軍警在進入達沃斯的各個通道上設立檢查站，無論是架車、乘搭巴士或火車、或步行往達沃斯都必須受到軍警的檢查，如果身上攜帶抗議 WEF 的宣傳單張，立即會被拒進入達沃斯。到了 1 月 27 日示威當日，軍警更以防範暴動為由，阻止群眾示威。一車又一車的示威者被軍警阻攔於公路或火車上，然後被強迫遣返。在軍警的「努力」下，最後只有 1500 名示威者在寒風和警棍中抗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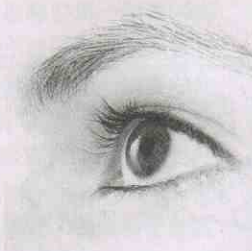
會場外是警察國家式的管治，會場內 WEF 卻似乎十分願意聽取反對的意見。這年 WEF 年會的主題是「可持續增長及拉近差距」。在愈

準。而對另一批已婚婦女來說，保持身材窈窕容貌青春是維持婚姻美滿、丈夫忠心的首要條件。就算是因為懷孕而「胖」起來的婦女，也要在最短時間內「減肥」，擺脫因肥胖帶來的羞恥感。

女性被鼓勵花費大量金錢，時間，精力去追求外表的完美，去「取悅自己」，事實卻剛剛相反。社會對瘦削女性形象的極端追捧令不少女性失去自信，變得沮喪；她們迫令自己拒絕進食，有些甚至冒著生命危險服用減肥藥，或用吸煙、吸毒來達致纖體效果。研究指出，差不多九成女性對自己身型表示不滿意，八成以上的女性表示需要減肥節食；這種心態甚至有年輕化的趨勢。近十年本港患有厭食症及暴食症的病人數目激增五十倍，當中男女病人的比例更是一比九之大差距。

當代女性主義嚴厲批判美容工業，斥之為「資本主義父權體制的重大關節」，指出女性要從新獲得自己身體的自主權，必先要反抗藉著無所不在的大眾傳播媒介宣傳，由少數跨國時裝/化妝品企業決定的那種狹窄的唯一的美的標準。歐

美的婦女運動提出「肥就是美」這口號，並出版一些以肥胖女性做模特兒的美容雜誌，為「女性美」帶來新的詮釋。亦有不少在社會具知名度的女性分享自己身為肥胖女性，如何抗衡主流標準，也可活得美滿活得精彩。近年，愈來愈多女性主義者認為女人並不是消極的被歸化或被迫去美化身體，不是絕對的文化受害者(cultural dopes)。儘管受制於文化，女人仍是一個有行動力(agency)的主體，她們嘗試在物化的狀態中掙扎成為主體。在譴責美貌體制的同時，及提倡「美麗」多元化時，女性主義者也必須學習聆聽女人對美、對身體的慾望，了解其中複雜矛盾的需要。這也許就是把幾千年來女性被鼓勵用外表等同自我價值的夢魘去除、掙脫美貌體制箝制的第一步。



是可能的——

從達沃斯到阿雷格里港

來愈多的反對聲音底下，WEF 爲了修補其合法性，這年的年會特別強調企業與民間團體的對話和合作。可是，只要稍爲想想正在會場外發生的鎮壓，就知道在場內和平氣氛下進行的所謂對話，也只不過是公關和收編手段而已——而這正是跨國企業所擅長的。要微軟的蓋茨說幾句話表達他對貧窮問題的關心並不難，問題是，要拉近貧富的差距，我們需要的是財富再分配的機制，而不是富豪的「愛心」，或 WEF 的公關技巧。

如果我們要找尋全球化以外的出

路，恐怕到 WEF 年會是去錯了地方。當肚滿腸肥的企業總裁在達沃斯大談拉近貧富差距，在地球的另一邊，巴西的阿雷格里港，一萬人正參與一個名爲「世界社會論壇」的民間會議。這顯示反對全球化的人已經不滿足於街頭抗議，要以自己的方式來討論和建立全球的經濟秩序和管治模式。相對於 WEF 的精英壟斷，它強調人民的自發參與；相對 WEF 獨斷地決定參與會議的人選，它歡迎任何人來討論與他們息息相關的問題（會議最後由參與者自發地組織了超過四百個工作坊！）。事實上，阿雷格里港本身已經是達沃斯的強烈對比：後者是

以富豪式的渡假酒店而聞名，而前者卻是以草根民主制度而成為進步人士爭相一到的地方。阿雷格里港於巴西工人黨執政十二年以來，其中最爲人所津津樂道的就是它的「參與式財政預算」，工人黨每年撥出一部份財政預算，讓社區決定及監察這筆錢的用途。

差點忘了告訴你，這年「世界社會論壇」的主題是——「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三月十四日

國際反水壩行動日

李育成

一九九七年三月，在巴西的庫里替巴城，來自二十多個國家反水壩運動的代表舉行了第一次水壩受害者國際會議。各國代表發表了「庫里替巴宣言」，要求各國政府和國際貸款機構停止資助破壞民生的大型水壩工程。他們宣布了每年的三月十四日「國際反水壩行動日」。

近年發展中國家大力投資興建大型水壩，原因是政府和貸款機構俱認爲水壩可以解決洪水氾濫的問題，並可提供大量可再生能源，以滿足經濟開發的需要。可是，在河流棲息的魚類及兩棲類動物，由於原有棲息地遭到破壞，及水流改變，令牠們面對生存的威脅。

另外，岸上的居民，耕地遭到破壞，被迫遷徙到高山或老遠的地方。由於新的住處往往缺乏足夠的資源，令他們難以維生。

經濟全球化正是無數水壩工程破壞民生的元兇。各主要國際金融機構及跨國財團爲推動各國全面開放市場，製造全球化可帶來全球共榮的假象，使各國政府急於引入大量資金投放在基建上，而妥顧居民的長遠利益，貧

因問題也難以得到解決。

事實上，發達國家的人民早已醒覺水壩工程帶來的災害，包括美國及法國，紛紛要求拆壩。他們要求政府開發其他可再生能源，例如太陽能，並提供其他符合生態原則的治水方案。在這個背景下，三月十四日便成爲各國受水壩影響的民衆提出訴求的時機。而近年他們也致力促請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及非洲開發銀行等機構，停止對水壩工程的貸款。

在2000年，在包括巴西、加拿大、印度、日本、泰國和菲律賓等二十六個國家，便舉行了近七十個反水壩的行動。■

有關國際反水壩行動日的詳情，請參閱國際河網的網頁：

<http://www.irn.org/dayofaction>.

<http://sanxia.ubome.net/big5/ida/>

世界經濟論壇與中國

林致良

前兩期我們介紹過世界經濟論壇(WEF)的性質,也報導了去年九月很多澳洲民衆抗議 WEF 召開。其實, WEF 對中國的影響也是很深遠的。

WEF 作為全球富豪的專有的俱樂部,它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貿易組織一樣,都是推動全球化的工具。不過,它同其他國際機構,並不具有管治國際金融貿易的權力;它比其他機構更著重通過舉辦討論會、制造輿論等方法去改變各國官商精英的思維,加強他們的凝聚力,使全球化路線更快更順利的在各國推行。有時 WEF 這種「非強制」、「非正式」的辦法做得比世銀等更有效呢。這從它促使中國統治精英選擇全球化的過程中便可以清楚見到。

早在 1979 年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 WEF 已經主動和中國統治者接觸。81 年開始組織西方跨國公司組團訪問中國,積極向政府官員和大企業的主管推銷全球化。1983 年更開始邀請中國官商精英參加在瑞士舉行的 WEF 年會。從 1981 年開始,它和中國企業管理人員協會在中國合辦「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國際研討會」,至今已舉辦了 19 次。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去年 4 月舉行的,會議更改名為「世界經濟論壇中國企業高峰會」。WEF 曾在世界各地召開多次地區性會議,但是,像中國每年都專門舉行高峰會,還是絕無僅有。可見 WEF 對中國多麼「情有獨鍾」。其實, WEF 早在七十年代末開始,便負有把第三世界和東歐引導到全球化體制的「使命」,而且幹得蠻不錯呢。中國是它的另一個更大的目標。從這個角度看, WEF 就不只是

「俱樂部」那麼簡單了。

WEF 就是通過這種人員互訪、合辦會議的方法,把中國的官、商、學精英與西方統治精英更緊密地連繫起來,同時建議中國統治精英採用貿易自由化、企業和福利服務私有化的藥方解決本國問題。當然,中國服用這劑藥後只會造成更多失業和貧窮,正如我們在很多發展中國家所見到的。

去年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中國企業高峰會」有 300 多家跨國公司代表以及中國的官員和資本家出席。顯示跨國公司代表都希望更進一步壟斷中國市場,取得更大利潤。例如蜆殼公司計劃參與鄂爾多斯盆地的氣田開放,同時競爭液化天然氣的出口;百事可樂訂下 12 億中國人每人每日飲一罐百事可樂的目標;阿爾斯通(ALSTHOM)已參與建設大亞灣核電站和三峽工程,現在更看中了北京至上海的高速鐵路工程。跨國公司加大投資的過程也是逐步控制中國經濟命脈、逐步擠壓、打垮中國民族工業的過程。假如中國更深的依賴國際資本,恐怕更難推行以本國老百姓的需要為本的政策。

中國代表呢,一方面,出席的政府官員都對全球化大唱贊歌,認為全球化「不可避免,要積極參與其中」,全球化會帶來「一個開放和繁榮的中國」。因此,他們非常歡迎跨國公司更多投資,包括可以購買中國的國有企業,可以承包西部鐵路、水利、天然氣管道等基本建設。副總理吳邦國更答應「加快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建設的開放步伐」,就是讓更多關係到人民生計的領域都變成中外資本家可以買賣賺錢的商品。中國社會科學院規制與競爭研究中心正和世界銀行學

院(WBI)合作研究鐵路私有化的各種方案。據報導,政府計劃推出的鐵路私有化方案,如果實行的話,全體 320 萬鐵路工人之中會有 71 萬被裁減。

另一方面,中國資本家都希望能擠身世界 500 強企業。中國石化集團總經理李毅中說為了加強競爭力,進入世界 500 強,要加快推行「減員增效」,就是令更多工人失業下崗。其他的中國大企業,包括已經變相私有化的國企,莫不如此。

這次高峰會還討論到中國的全球化形式、企業私有化、彈性勞動力、醫療及養老保險市場等議題。如果按照與會精英的構想,推行這些建議的話,只會讓更多的資源集中到一小撮中外富豪手上,而大多數老百姓的生活更無保障。

WEF 很積極向中國推銷它那套「西方價值」,但是它們推銷的「西方價值」並不包括西方的代議民主。高峰會沒有任何一個議題談論民主自由,反倒是經常成為論壇座上客的報業大王梅鐸,為了讓他的衛視節目在大陸電視上播放,竟主動刪去衛視原有的 BBC 新聞節目,因為 BBC 經常報導中國政府不喜歡的新聞。

既然 WEF 的建議對中國人民有那麼大的影響,那麼它日後的一舉一動我們就應該更加留意了。其實,中國官商精英為什麼那麼樂於擁抱 WEF 呢?為什麼在大陸傳媒上盡是對它一面倒的稱讚呢?為什麼不讓人民有更多的自由去討論和質疑 WEF 的建議呢?說白了,中國官商精英只有捂住人民的嘴巴,才能更順利地和外國富豪一起推行那套損害本國人民生計的所謂「全球化」。

婦女輝煌抗爭的一頁

每年三月八日，是各國婦女的節日。

一九一零年，國際社會主義婦女代表會議在丹麥舉行。來自十七個國家的一百名婦女出席。會議上通過決議，主張婦女有權參與議會選舉，同時提出若干爭取婦女社會經濟領域上的平等的實際措施。其中一項措施，是每年有一個婦女節日：

「各國勞工大眾有階級覺悟的政治組織和工會一致同意：各國社會主義婦女每年有一個節日，其主要目的是幫助婦女獲得選舉權；必須按照社會主義原則並連同整個婦女問題一起對待婦女的選舉權要求。」

這就是國際婦女節的來歷。可見，最初發起婦女節的人並不認為婦女僅僅取得政治權利便足夠，還同時要根本改造資本主義父權制度，爭取社會經濟上的平等，才能最終實現婦女解放。

那麼，到底是什麼時間和為什麼將國際婦女節定在每年三月八日呢？

在一九一七年俄國民主革命期間，彼得格勒市的幾萬名女工率先於三月八日（俄曆二月廿三日）舉行示威遊行。為支援婦女的抗爭，全市工人舉行總罷工，推翻了沙皇帝制。一九二一年，第

二屆國際共產主義婦女代表會議在莫斯科舉行。會上一致通過，為了紀念俄國女工四年前的英勇抗爭，將三月八日這天定為國際婦女節。從此，各國婦女都定在每年這天慶祝自己的節日。

從一九一零年發起婦女節起，各國婦女已經過了九十個婦女節。今天，全球婦女仍然受著各種各樣的歧視、壓迫和剝削。而且，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擴張，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婦女都被跨國公司視為低廉勞動力，她們的工作條件惡劣，同處於被剝削的狀態。另一方面，各國政府普遍削減托兒、醫療等福利服務，也迫使婦女負擔起更沉重的家務和照顧家庭成員的工作。全球婦女受著共同的束縛，有著共同的命運。

因此，婦女解放的事業還遠遠未完成，仍有待婦女跨越國界的共同努力。



訂閱及捐款表

《全球化監察》是一非牟利刊物，所有成員都是義務參與編委會的工作。我們希望為民衆提供資訊和評論，以簡單易明的語言，站在批判的角度解釋全球的變化，是如何深刻地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

姓名：_____

電郵／電話／傳真〔請填上適用者〕：_____

地址：_____

本地訂戶（只限香港）：

☐ 訂閱一年：港幣 70 元（6 期連郵費） ☐ 訂閱兩年：港幣 140 元（12 期連郵費）

海外訂戶（發達地區）：

☐ 訂閱一年：港幣 200 元（6 期連郵費） ☐ 訂閱兩年：港幣 400 元（12 期連郵費）

海外訂戶（發展中地區）：

☐ 訂閱一年：港幣 30 元（6 期連郵費） ☐ 訂閱兩年：港幣 60 元（12 期連郵費）

☐ 從第_____期開始訂閱

☐ 我願意捐助《全球化監察》，捐款額：_____

你可以選擇用以下任何一個方法付款：

本地訂戶：

1. 請將款項存入恆生銀行戶口 370-1-013215，然後將存款收據連同此訂閱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142 號。

2. 以支票付款，抬頭人請寫「全球化監察」或 Globalization Monitor，連同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142 號。

海外訂戶：

1. 以支票或匯票付款，抬頭人請寫「全球化監察」或 Globalization Monitor，連同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142 號（72142 Kowloon Central Postal Office, Hong Kong）。

2. 以電匯形式將款項存入恆生銀行（Hang Seng Bank）戶口 370-1-013215，然後將存款收據連同此訂閱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142 號。

